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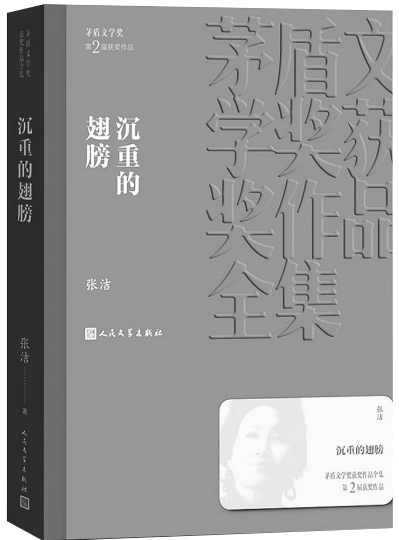
向女作家张洁致谢： 《沉重的翅膀》将我扇入心理学之门

□李纾



张洁：
没有什么能像我的文字
让我从容地独立于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女作家张洁今年1月份在美国去世，我从未见过真人，也未曾听过她的婚恋传闻，其容貌也是这几天在网上才看见。

为什么想着致谢她，是因为我在上游造船厂的铸造车间上班时，偶读了刊登在《十月》1981年第4期的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，作者张洁极力推崇“行为科学”，在她编的故事中说道：

“H大学的陈校长，是中国工业心理学专家。这个学校明年要开工业心理学专业。这位校长七十多岁了，亲自出马，带着教师和研究生，到工厂做调查研究。工业心理学是很重要的一个学科。前些年，心理学被打倒了，现在逐步恢复。师范大学是搞教育心理学的，只有H大学是真正搞工业心理学的，这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一条根。陈校长是英国留学学工业心理学的。”

后在福建省高招办逐页翻阅198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目录时，顿时联想到她小说中所提及的H大学即是杭州大学；留学英国的“陈校长”，即是因素分析之父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(C. E. Spearman)的弟子—陈立教授。猜中了张洁布下的字谜，心中窃喜。当年全国仅有4所大学设有心理学系(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杭州大学)，在这4个备择项中我选择了考H大学工业心理学。闷头连续考研3年，屡败屡战，终于在85年戴上了“桔红色的校徽”，可以不必藏着掖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她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影响了我一生的走向。在那个年代，可能不止我一个人从工科投向“工业心理学”。多年后，我才知道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原系主任孙健敏，在1985年也报考了杭州大学工业心理学的研究生。论本科专业，他比我强(高端)，他念的是锻造(Forging)，我念的是铸造(Casting)。

我想，不仅我要感谢张洁，杭州大学心理学(现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)以及研究“行为科学”的人都要感谢她。抑或是该小说叙述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的原型是孙友余的缘故，当时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孙友余对“行为科学”给予了很大的支持。在我考入杭州大学的1985年，中国行为科学学会在北京成立，会长即是孙友余副部长。1999年陈立先生撰文如是说：

“过去因孙友余同志的倡导，行为科学曾在中国80年代盛极一时，对管理实践与理论研究都作出了许多成绩，并且成立了全国的行为科学学会，办了几期厂长经理的培训班，为我国的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成为一种推动作用。后孙友余同志因病离职，行为科学学会名存实亡，现在已无全国的学会组织。”

至今，机械工业出版社仍然是出版心理学书籍的重镇。比如它出版的奚恺元作品《别做正常的傻瓜》。

我心底清楚，张洁走了，她再也没有机会知道，她的文字竟能鬼使神差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借用一个反方向的例子类比，在莫泊桑的短篇小说《项链》里，一句轻描淡写的“假项链”，害惨了女主人玛蒂尔德，用自己的10年青春还完了不该偿还的债务。屈指数来，自从我1985年进入工业心理学领域，一直忙到现在退休，因为有了我的人行，中科院心理所的行为决策课题组曾经先后聚集80多位硕士生、博士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。

这就是小说作家张洁自己不曾想到的“扇力”。

也因为小说里的一句话，我一直相信，追本溯源我国的工业心理学当是陈立先生于1930年师从斯皮尔曼学习心理学。然而，直到2019年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我才知道，陈立先生并不是最早跟从

斯皮尔曼学习心理学的中国人。知道真相，我似乎比《项链》女主人多花了30年时间。

一次我访问聊城大学心理系期间，系里的年轻教师带领我参观了傅斯年陈列馆(傅氏祠堂)。在聊城大学的校园里，立着傅斯年的塑像，他家乡的人民以他是“历史学家、学术领导人、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”为荣。

在观看展品时，我蓦然发现，学霸傅斯年竟在1920年就受教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权威心理学学者斯皮尔曼，比陈立先生早了整整10年。而且，他在中山大学讲授的正是斯皮尔曼的真经。

在核实了当地心理学者都不知晓的傅斯年与心理学的关系之后，我便怂恿年轻教师用傅斯年很奇怪的英文名—Fu Ssu-nien 作为作者名去查找更多的外文资料，去申请地方的社科基金，去将研究傅斯年的成果发表在心理学而非语言历史类的学术期刊上。

果然，数年后，这些个“不经意”的事竟都成了。年轻老师们得出的研究结论是：傅斯年与蔡元培、汪敬熙、唐钺、苏梦雨等人关系密切，共同推动了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，其一生中有一条选择心理学，学习心理学，离开心理学又助推心理学和运用心理学的心灵探索之路。

事成，我觉得我会比聊城大学的年轻教师更欢喜。以小人之心度之，我想张洁及喜欢她的读者群或许会很受用。因为，她不经意扇了一下翅膀，就扇出了改变别人命运的蝴蝶效应，也让活着的人就此明白：人的一生，草蛇灰线，伏延千里。

(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、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、中国侨联特聘专家)

“对画”南北的对立与统一

□钱科峰



李俊/画

壬寅初春，山阴古都，一场名为“画说南北”的李俊、路德义绘画作品展在何水法美术馆举行。此展皆为李路两先生近作，虽是翰墨淋漓的新作，却是数十年厚积之薄发，功底之深，皆倾注于毫末。

李俊，陇人也，客居山阴二十载，执教学府，痴迷丹青，因留恋江南风物与一方水土，又仰慕明代怪才徐渭，故精研水墨渲染之法，深入大写意之门，芭蕉绿荫，黛山竹林，无不水气氤氲，雾岚奇绝；释道逸人，林下高士，无不闲情逸致，超脱无极。细察李俊之画，不求笔笔到位，却是神情俱备，看似无意点染，却是匠心所在。无论山水人物，皆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充满意象的余韵。

人皆说丰子恺画人“不要脸”，意谓丰老笔下之人物见人不见脸，见脸不见五官。李俊笔下人物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，四条屏的仕女图，风姿绰约之下，竟难觅明眸皓齿，不见朱唇娥眉，似是而非之间，让人挪不开步。犹如审视维纳斯的残臂之美，寥寥几笔的淡墨勾勒，洞穿了神情妩媚与身段妖娆。无相胜有相，无声胜有声，大象无形与大音希声跃然纸上应是这般效果。虚胜于实，无胜于有，何必在意五官精致而刻意描绘呢。

纵观李俊先生之画，无不充满着画外禅机与想象空间，其人物多以世外高人现身，或策杖深山，或问道幽谷，或相

约于僧庐，或超然于物外，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，相忘于江湖，浪迹于人间。面壁观画，有魏晋风度扑面而来，又有庄老之气缠绕不绝，且有佛家因缘若隐若现，使人怡然忘忧，如临其境。

李俊先生的人物造型独树一帜，别有雅韵。追根溯源，大抵是南宋泼墨名家梁楷之神韵，只是梁楷用笔狂放，人物傲然于世。而李俊先生下笔则多作散淡，与世无争，看似不食人间烟火，却分明有血有肉，即便是鬼神罗汉等神话人物，亦无不憨态可掬，可亲可近，并不觉臆造之功。

李俊先生攻人物，擅山水，入画皆为江南风物，山石玲珑，小桥古朴，碧波长流，茂林隽秀，然各色人物之神态却不乏北人之豪迈，方盘大脸，肤色粗砺。像极先生由北自南的南漂之感，二十年的岁月未能磨灭他的西部乡情，却又凭添了越地风骨，倒真如天池道人所言：成了一个南腔北调之人。

李俊之画，一如其人，厚道而洒脱，无羁而缄默，看似南派写意，却有漠北风韵，看似随心泼墨，实则暗藏机巧，使南北技法得以高度融合，打破了明显的地域特色，既有传承章法可遁，又有对立统一之妙。师古而不泥古，创新而不离本，新意迭出，意在笔先。

路德义，中原人士，久居太行山下，

惯见峭石奇崛，下笔无不以高山险峻为题。与李俊先生的大写意截然不同的，路先生多以焦墨皴擦，层层叠叠，厚重异常，且北方之山较少植被，多有怪石裸露与悬崖绝壁，密密匝匝之下，大有千钧压顶之势，亦有身处逼仄之沉。李俊画山，多留白，删繁就简，疏朗有致，而路德义则施以浓墨，守黑当白，方寸空间必争。李俊先生画山水必添人物，而路德义有山无水更无人，因为对于北方大山之宏伟，人如同看不见的尘埃，空山不见人自是常态，不置一人，更显雄峻。

路德义先生的焦墨构图，掺杂了油画的技巧，亦有版画的效果，在追求厚重与极致、饱满与欹正的同时，强调更丰富的视觉维度，近观乱笔如麻，远视则意象万千。

这场南北“对画”，是充满匠心的对话。两个画家，一南一北；两种技法，南派北派；两人所表现的题材内容，亦有南北之别，若耶对苍山，空灵对豁达。除却这三个层面的南北之分，我想，更多是南北画境的对立与统一，不是同台竞技，而是优势互补；不是泾渭分明，而是有机融合，从不同的技法与画风中体悟相似之处、贯通之妙，则不枉“画说南北”开展一场。

(作者为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、绍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